

中图分类号: I2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8)05-0079-(07)

元宵节俗及其戏曲舞台表述

翁敏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由典籍记载和民俗遗存两方面, 介绍元宵节俗的面貌和历史演变状况。在戏曲中, 以元宵为背景或剧情的剧目, 大致可分为“元宵闹剧”和“元宵爱情剧”两大类。“闹”剧几乎都是水浒剧, 表现水浒英雄利用元宵节作掩护“闹”革命的故事; 爱情剧则表现情人们元宵约会、失而复得、元宵重逢、破镜重圆等故事情节, 体现了元宵节的情感主题和作为“情人节”的艳丽色彩。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弄清元宵节的由来, 研究它的文化内涵, 是保护和发扬的首要前提。

关键词: 元宵节; 历史沿革; 民俗风情; 元宵“闹”剧; 元宵爱情剧

元宵节, 又名上元节、元夕等,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年中最为热闹的节日, 它以花灯为主角, 故又名“灯节”,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圆月之日, 中国人根据这“第一良宵”之意, 名之“元宵”; 又因为旧时的这天晚上通宵张灯结彩, 人们放灯观灯, 故又名“灯节”。正月十五前后, 正是这一年的春天将到未到之时, 元宵过后, 农民们的农田耕作就要繁忙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 所以在元宵的节日活动中, 就会有許多农耕祝祷的意味, 从这个功能看, 元宵就像是个“农耕之节”; 元宵又是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男女交往之节, 无论是远古时代、封建社会还是现代, 这是个两性开放的日子,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朱淑真的是“元夕”, “众里寻他千百度,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还是“元夕”。从这个意义上说, 正月十五又可以中国的“情人节”名之。元宵前后, 又是各地社火演艺集中的日子, 这一方面因为农人休闲, 一方面因

为娱神娱人的需要, 由这一点着眼, 元宵节是又可称为“戏剧节”的。元宵节俗里也有些驱鬼逐疫的意味, 则可以看作是除夕驱傩的余绪。

一、元宵节的历史沿革

一般认为元宵节始于西汉。《史记·乐书》: “汉家祀太一, 以昏时祀到明。今人正月望日, 夜游观灯, 是其遗事。”(唐《初学记》)

至南北朝, 元宵节日活动丰富起来。《荆楚岁时记》曰: “今州里风俗, 望日祭门, 先以杨柳枝插门, 随杨柳枝所指, 乃以酒醪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其夕迎紫姑神以下。”祭门、迎紫姑的风俗有些地方至今保留。

隋朝每年举行盛大会, 招待外宾隋炀帝还专门写过元宵诗, 中有“灯树千火照, 花焰七枝开”句。唐人李延寿《北史》载: “隋柳或见都邑百姓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 上奏曰: ‘京邑爰及外州

收稿日期: 2008-01-18

作者简介: 翁敏华(1949-)女, 浙江宁波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戏曲研究。

每以正月望日夜,充阶塞巷,鸣鼓聒天,燎炬照天,人带面具,男为女服,竭资破产,竞此一时,请并禁断。’上可其奏。”这段文字直是元宵节日狂欢的绝妙记录。人戴假面,男为女服,化装游行,一路巡演,已经是一种准戏剧的文化现象。

唐朝更盛。金吾弛禁,将挂灯结彩的日子从一天增加到三天。《雍洛灵异小录》云:“唐朝正月十五夜,许三夜夜行,其寺观,街巷,灯明若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严饰,士女无不夜游,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

北宋元宵增至五夜,南宋曾有狂欢六夜的,范成大有诗曰:“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灯市行》)元宵节日社火,正是戏剧之摇篮。

明清两代元宵节俗一脉相承。明代曾经有过中国历史上放假最长的元宵。永乐七年,明朝刚刚定都金陵,皇帝下诏:“元宵节自十一日为始,赐节假十日。”由于人世间灯火通明,致使在人眼里“月不得明,露不得下”(《帝京景物略》),月亮明不明亮已经无所谓了,根本没人注意,“今宵闲杀团团圆,多少游人只看灯”(清·梁元颖《元夕前门观灯》)。^{[1] (P16 P95)}

严格说来,元宵并非是月的节日,而是灯的节日,元宵和中秋在这一点上大不一样。

二、元宵节的民俗风情

元宵节的第一大节俗,自然是放灯观灯了。隋炀帝《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中有“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句。元代马致远有写元宵节的小令:“春城春宵无价,照星桥火树银花。妙舞清歌最是他,翡翠坡前那人家,鳌山下。”(【仙吕·青哥儿】《十二月》)。当时的元宵真正可谓“火树银花”。据说当时大都丽正门外有棵大树,让忽必烈封为“独树将军”,每年元正、元宵,树上挂满各色花灯,高下错落,远远看去像一条冲天的火龙。^{[2] (P397)}

人们还给元宵节张灯结彩以一些民间俗信上的意义。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江陵(今属湖北)一带有这样的旧俗:正月十五,这里沿江高列彩灯,士女缘江喧阗纵观。是夕,满室置灯,谓之“照虚耗”。这一习俗简称“照耗”,至今流传

在安徽、湖北等地。至于“虚耗”,一说指耗子,一说指所有的害虫病气等不吉利的东西。江苏北部叫“照麻虫”,陕西一带叫“照黑角”,四川东部叫“照绝地蚕”,浙江一带甚至附会了戚继光军队打倭寇的故事,说元宵灯光照得“间间亮”,帮助戚家军消灭了倭寇。^{[1] (P8 P95)}台州地区至今还将元宵灯俗叫做“间间亮”。总之是驱邪纳吉的含意,可以看作除夕驱傩之余绪。

“鳌山”是元宵节的一种灯景,又名山棚、灯山、彩山、山车等。以彩绸结为山形,上悬彩灯为饰,下面是车轮,可巡回展示。宋代开始上面有神仙故事。《元史》卷一七五《张养浩传》记载,元英宗时,“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有人提醒应该注意火警。^{[2] (P397)}元明杂剧《贺元宵》第二折【脱布衫】曲云:“喜鳌山高接云衢,盖的来花攒锦簇,有千般像生人物。”同剧第四折【折桂令】曲则云:“喜鳌山势结巍巍,巧样花灯,绣带风吹”,表现得很有动感、画面感。^[3]小说《水浒传》第三十三回有这样的文字:“清风寨镇上居民……去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彩悬花,张挂五六百碗花灯。”清代结鳌山的风俗仍然很盛行。近代借助科学技术手段,鳌山上的人物动物甚至可以在其中快速穿行。^{[1] (P01)}

韩国至今还用鳌山,戏剧表演即在鳌山前面。日本亦然。笔者曾经考察过日本群馬县元宵“鸟追祭”,见他们把鳌山装帧在卡车上,四个社区派出的四辆卡车汇集于十字路口,先比“硬件”——装帧,再比“软件”——特技,整整要“斗”一个通宵。^{[4] (P240)}中国现代节日游行中的彩车(如2007年上海旅游节上的花车评比大奖赛),正是“鳌山”的现代变形。

中国人还有在元宵节里敲锣打鼓、列队游行的风习,名谓“闹元宵”。闹元宵之习俗,早在隋朝即已如此,所以上述柳彧的上奏里有“鸣鼓聒天”的说法。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有《元夜》诗,首联即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5] (P58)}元代无名氏的【越调·斗鹤鹑】《元宵》中,也有“闹嚷嚷的逐鼓喧天”句。

明代万历年间的《海盐仇志》有记载:“上元前后,里中年少合金鼓管弦为乐,曰‘闹元宵’,其乐有【太平鼓】等。”清代顾禄的《清嘉录》里甚至列有“闹元宵”之专门条目:“元宵前后,比户以锣

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到时候，每家每户都会派出几个人来，锣鼓家什，沿街敲打，节奏明快，气氛热烈，所用曲牌有【跑马】【跳财神】【雨夹雪】【下西风】【七五三】等，俗呼之“走马锣鼓”。^{[1] (P36)}

有的时代有的地方则是将元宵的敲锣打鼓与驱赶“虚耗”联系在一起，称为“打耗”，甚至把东汉的中国第一击鼓手祢衡附会了上去，说“祢衡作渔阳，蹀躞而前，正是正月十五”（宋程大昌《演繁露》）。^{[1] (P24)}

闹元宵之闹，除了锣鼓等乐器打击外，人们还以歌舞来“闹”。

自唐代始，元宵节一直是朝野两方进行踏歌的一个日子。《旧唐书·睿宗纪》中所记录的踏歌事，正是正月十五日在京城安福门外举行的：“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唐玄宗还曾命诗人张说撰写“元夕御前踏歌词”。宋代《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所记的李员房诗中，有“人影渐稀花露冷，踏歌声度晓云边”句，可见是一夜踏歌到天明。^{[6] (P370)}宋代又有舞龙灯鱼灯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道：“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元代的元宵节则行“逐鼓”歌舞。张小山散曲《幽居次韵》的“撺断着小丫鬟舞元宵逐鼓，摸索着大肚皮装村酒葫芦”，记载了元宵社火中的两项表演：女孩子跳“逐鼓舞”和丑角装酒醉的滑稽表演。^{[7] (P866)}杂剧《贺元宵》里也有“乐艺施逞，耳边逐鼓如雷”的描写。^[3]

至今流传于福建、台湾等地的“闹伞灯”，也是源自明代就有的元宵社火表演。《漳州万历壬子志》有记载：“别有闲身行乐善歌曲者数辈，自为伛伍，缚灯如飞盖状，谓之‘闹伞’。”^{[1] (P36)}

元宵节的人声之闹、爆竹之闹、器乐之闹和歌舞之闹，正是汇成社火表演“闹秧歌”，和产生一批元宵“闹”剧的根本所在。

三、元宵“闹”剧

在戏曲剧本里，以元宵节为时间背景的剧作并不少见。杂剧南戏都有。大而分之，可有两大类：一类是爱情剧，一类是“闹”剧。此外，明代宫廷尚有专供节日庆典的承应戏，内有《众神圣庆贺元宵节》剧目，^[3]一味歌功颂德，艺术价值甚

少，本文不论。

元宵“闹”剧在节日社火，北方的秧歌、南方的花鼓中，十分多见，如《满姑娘吵嫁》、《闹嫁妆》、《老少配》、《王婆骂鸡》、《装疯吵嫁》等，都属于此类。因为笔者曾有专门论述，此处不赘言。^{[4] (P226)}作为有剧本的独立戏曲剧目有：元杂剧《一丈青闹元宵》、《村姑儿闹元宵》、《小李广大闹元宵夜》、明杂剧《吕彦彪打擂元宵节》，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闹元宵》等。可见元宵“闹”剧几乎都是水浒剧，表现水浒英雄利用元宵节作掩护“闹”革命的故事。

在这里，我们以最后者为代表，以求窥其一斑。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由明代末年小说家凌濛初作，收在他的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第四十卷。^{[8] (第一集 P208)}本剧有两条线索交织而行，一条是宋徽宗、李师师、周邦彦的“三角恋”情感纠葛，一条是宋江与梁山泊众好汉于元宵夜潜入东京，欲通过李师师向宋徽宗表达谋求招安的意愿。同去的黑旋风李逵因为不满宋江出入妓院，怒闯李宅，放火烧屋，大闹了元宵夜的东京。剧中宋江等人在东京“闹元宵”情节，改编自小说《水浒传》词人周邦彦的故事，取材于宋元人张端义、邵桂子的笔记，故剧本题目下面有“贵耳集、瓮天胜语纪事”的题记。凌濛初别署“即空观主人”，故又有题款“即空观填词”。全剧分九折，第一折“提纲”实为南戏传奇中之“副末开场”，开场形式十分简洁：末吟一首辛弃疾的【青玉案】后，即以七言四句概括剧情：“李师师手破心橙，周待制惨赋离情。小旋风簪花禁苑，及时雨元夜观灯。”曲用南北合套，且上场角色皆可以唱，体制、表演上都借鉴了南戏传奇。

此剧宋江的一条线索，多有表现当时元宵节情况的。第三折“讯灯”，敷演梁山好汉拿住了一批莱州府灯匠，解到宋江跟前审问，灯匠道：“今年官家大张灯火，庆赏元宵，着落本州解造五架好灯。”可见当时皇家过节赏元宵，都城的花灯却是推派给地方上制造的。莱州地处山东东部，要去地处河南的汴梁，必然要经过梁山。

宋江先表示要全部没收他的花灯，后只要了他一架小的，还按照他说的“本钱”给了他20两银子。这让我们知道当时制灯很是费钱，一架最

小的花灯就值 20 两,一个“鳌山”上挂有“五六百碗”灯盏,所费几何?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呵!

正是听了灯匠的介绍,宋江起了潜去东京赏元宵的念头。

第五折“闹禁”,敷衍末扮柴进把宫中的“王班直”灌醉,冒充他闯进皇宫的事。

这里的一段对话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末)正要问兄长,头上为何戴这朵翠花?(丑)官家庆赏元宵,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班,每班二百四十人,通共五千七百六十人,每人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有“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够入内里去。

叙述得何等详尽生动!听得柴进感慨道:“原来是‘打扮乔,入内直!’”话里那 6 个字引文,一定是民间市语,老百姓们传说,只要看打扮,若是与众不同,必是宫中的班直无疑。

凌濛初的这段情节有史料依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载:当时“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近门亦有内等子班直排立,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6] (135)} 皇帝和百姓们一同看灯看戏,百姓们还要不时齐唰唰地山呼“万岁”。这位宣和皇帝与百姓之间,“排立”着“内等子班直”,剧中的“王班直”,就是其中一员。只是剧中把“与民同乐”四字,同时刻到翠花牌上,作为进出皇宫的一个符证。

柴进灌醉了王班直,“借得宫花压帽低,天子门庭去复回”,轻轻松松的,英雄身手。

第七折“赐环”,写周邦彦词作得罪皇帝后,发配到边地,以【兰陵王】一词与李师师惜别。词又让徽宗看见了,却改变了主意:“明日元宵佳节,正须好词,不免赦其罪犯,召他转来为大晟乐正,供应词章。”徽宗毕竟还是惜才,而元宵,正是歌舞的天下!可以说是元宵“救”了周才子。

这段情节,与唐玄宗命诗人张说撰写“元夕御前踏歌词”的逸事,何其相似乃尔!

元宵的“闹”,主要是歌舞之闹、艺术之闹。

第八折“狎游”,【二犯江儿水】一曲描画了元宵景象:“逢霁色皇都春早,融合雪正消。看争驰玉勒,竞睹金鳌,赛蓬莱结就仙岛。迢迢御香飘,

群仙不待邀。楼接层霄,铁锁星桥,大家来看个饱。幸遇着风流俊髦,厮觑了轩昂仪表。不枉了,两相辉,灯月交。”

元宵节人们纷纷外出,看月看灯更看人,男的看女的,女的也看男的,“大家来看个饱”。

宋江在李师师家,带酒写作了一首【念奴娇】表达自己愿意被招安。

最后“闹灯”是全剧的点题之折,南北合套,主要看黑旋风放火打人。此折以【清江引】作为尾曲,道:“宋三郎岂是柔情种,只要把机关送。惹起黑天蓬,好事成虚闹,则落得闹元宵一会儿哄。”说宋江进李家并不是去玩女人,而是去通“机关”的,没想到让猪八戒似的“黑天蓬”李逵闹了个没结果。争取招安的“机关”虽然没能“送”到皇帝跟前,但是“元宵”却是“闹”着了,与上一曲最后一句“这是闹东京一场传颂”是一个意思。宋江好像对成事与否并不太在意。

全本最后还有四句诗:“周美成盖世逞词豪,宋公明一曲念奴娇。李师师两事传佳话,合编成装点闹元宵。”“合编成”改作“凌濛初”才好。

明清之际还有敷衍另一个水浒英雄卢俊义上梁山始末的传奇剧《元宵闹》。《元宵闹》一般题作“李素甫作”,也有题“朱良卿”作的,编著《水戏戏曲集》的傅惜华先生经过考证,定论为李作。^{[8] (第二集 18)} 剧情说,水浒众英雄用吴用的妙计,于元宵之夜放火烧了翠云楼,劫卢俊义出狱。剧名“元宵闹”,其实剧中涉及的节日远不止元宵一个,全剧共二十七折(本剧虽为传奇,体制上却有北剧的影子,分“折”不分“出”,且无题目),竟有八折近三分之一以节日为背景:第三折的三月三清明节、第十一折的七夕、第十四折的中秋、第十六折的重阳、二十三折的新年,几乎将一年的节日表现一过。

当然,剧中用墨最多的,还是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折的元宵节。

二十四折表梁中书(净扮)与张文远(丑扮)商议,怎么来办今年的元宵:

(净)元宵已至,往年燕京例搭鳌山,与民同乐,不料旧岁祸结梁山,今欲照例广放花灯,恐生不测。你有何区处?

(丑)……老爷速谕居民,不论市街村巷,逐家高搭彩坊,大张灯火,较之往

岁倍常灿烂。永夜明燃，金吾莫禁，使远近闻知，不灭天下太平气象。

张文远又出主意加强防卫，梁中书于是命令他写告示：

【四边静】星桥火树连阡陌，鳌山逞绿色。鲍老舞新妆，儿童演杂剧。（合）五音六律，铎筛鼓击。烟火赛明月，流星遍天掷。

搭鳌山、挂彩灯，燃放烟火，敲锣打鼓，歌舞并作，戏剧竞演。“鲍老”是一种假面剧或傀儡戏的指称，儿童们的“小儿舞队”、“女童舞队”非常活跃，类似今天韩国元宵的“舞童”表演。^{[4]（P200 P231）}灯彩遮明月，“烟火赛明月”，元宵节本来就不是一个月亮的节日，而是灯火的节日。

接着的一段丑唱【前腔】最后几句：“鸾笙凤笛，红妆艳质。沉醉玉山颓，东风那（哪）知白！”则涉及到元宵的男女交往、通宵狂欢之俗。

第二十五折，表卢俊义之妻贾氏，于元宵之夜等候张文远的情景。这个女人，自卢俊义被扣在梁山泊，她七夕、中秋、重阳和奸夫李固在一起，元宵前后又勾搭上了张文远。贾氏的丫鬟春英，几句说白点到了元宵习俗：“娘子，你听外边笙歌迭奏，灯月交辉，大小人家，置酒庆贺。”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饮酒作乐。节日，特别是元宵这样的节日，总是被人看作不想误的“佳期”，不论是正常关系还是不伦关系。

二十六折用南北合套，表现的正是元宵的当夜。第二曲【南泣颜回】描画元宵情景：“结彩胜蓬瀛，见万户烛摇红影。银蟾离镜，碾破碧天千顷。良宵几经，与民同欢，永夜人不禁。听声嘈一片高歌，齐声贺五谷丰登。”感恩天地给予的丰收年景，还有预祝下一年继续五谷丰登的意思在。“与民同欢”云，可以与《东京梦华录》和《宋公明闹元宵》互证。

外扮宋江唱一首【北上小楼】对眼前走着的女子作了描摹：“又只见笑孩孩，又只见笑孩孩，一团娇掩映香肩并。挨挨挤挤，黔黎似那蜂屯。俺这里畜性儿，俺这里畜性儿，随行拥入琼林境。”元宵夜是年轻女子解放的时分，走出家门，谈笑风生，让一向正经的宋江看到听到，都觉得很兴奋。

宋江们的“对手”也来了：

【南泣颜回】六街灯火已三更，社伙愈斗妆角胜。王孙士女群，杂踏往来不定。葡萄酿情，泛霞觞满饮添豪兴。且蒸尝海错山肴，漫横陈翠袖红裙。

“社伙”一般作“社火”，民间的节日巡街表演，常常是一队与另一队竞演，故有“斗妆角胜”之谓。士女们往来“杂踏”，是元宵自古的习俗，先为“踏歌”，后演化为“踏桥”、“走三桥”、“走百病”^{[1]（B2）}云，至今流传，甚至传到韩国、日本。

最后，水浒英雄乘元宵人多热闹之机，斩杀了张文远、李固、贾氏这样的歹人，为已经上了梁山的卢俊义报仇雪恨。

从各个方面看，《元宵闹》算不上一部上乘之作，曲辞说白过于典雅，下人丫头也之乎者也。但是，它也有独到之处，比如尽量多地利用节日时点来结构剧情，推进剧情的发展，塑造剧中人的性格特征。总之，剧作者懂得运用节日文化资源，通过节日“说事儿”，是聪明而有效的。就这一点看，似乎惟有当代作家曹路生的越剧作品《玉卿嫂》能与之媲美。

除了水浒英雄闹元宵剧外，戏曲中还有几部元宵“闹鬼”的剧目值得一提。《南词叙录》“宋元旧篇”里就有《鬼元宵》一剧，是为南戏；^{[9]（P217）}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剧情概要是：衙内庞绩骗取书生郭成的祖传宝物生金阁，又要霸占郭妻，遭到拒绝，便砍去了郭成的头。郭提着自己的头翻墙而去。元宵佳节时，无头鬼提着头出现在闹市，追赶着仇人殴打，惊吓了赏灯的众人。包公与张千一起到酒务饮酒，听说了这件奇事，回去让衙役到城隍庙勾无头鬼，弄清楚冤情，为郭成报仇雪恨。^[10]

那么，元宵节何以会这么闹？笔者认为，这与元宵的节日时点有关。元宵之后就是春耕，元宵这等闹，那是因为要闹醒天地、闹醒河流山脉、闹醒大自然。我们看到，元宵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闹的，时代越往前越“静”，即使在唐代，元宵夜载歌载舞行踏歌，也并不像宋以后那么“闹”。宋代以降，民间的“闹春耕”、“闹恋爱”、“闹革命”三宗“闹”事捏合进元宵，遂使元宵节一点一点闹腾起来，终于成为全年最热闹的节日，并从中生发出偌多的“闹剧”来。

四、元宵爱情剧

元宵爱情剧有:元杂剧《才子佳人误元宵》、《陈翠娥贞节赏元宵》(已佚)、《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尚存,宋元戏文亦有《王月英元夜留鞋》。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简称《留鞋记》无名氏作,邵曾祺把它列为元末明初人作品,^{[11] (P304)}有《元曲选》本,题目正名是:“郭秀才沉醉误佳期,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剧情是:秀才郭华常去胭脂店买胭脂,爱上了胭脂店的王月英,王也对郭一见钟情,暗中遣丫鬟递诗一首给郭,约他元宵夜到相国寺见面。郭华赏灯时与朋友吃了点酒,欢天喜地来到相国寺,却因节日社火游人队伍拦挡,月英迟到,郭酒醉上来,渐渐酣睡过去。王月英终于前来,推不醒郭,又不宜长久逗留,只得把一只绣鞋、一块手绢留在郭的怀里,以通情愫。郭华醒来,知道错过了约会,后悔莫及,竟吞手绢自杀了。寺里的伽蓝菩萨为两人的真情实意感动,而且知道郭华阳寿未到,故令鬼尽力保护他。包公得到案子后,根据绣鞋的线索,慢慢找到月英,月英赶紧来到寺中,拉出郭嘴里的的手绢,将他救活。包公便为他们两人主持,结为百年之好。

本剧第二折一开头的【正宫端正好】就描写了元宵的景致:

车马践尘埃,罗绮笼烟霭,灯球几月下高抬。

第二首【滚绣球】更描绘到了元宵习俗:

灯轮呵红满街,沸春风管弦一派,趁游人拥出蓬莱,莫不是六鳌海上扶山下,莫不是双凤云中驾辇来,直恁的人马相挨。

曲词道出元宵“鳌山”的来历,民间认为它是“六鳌海上扶山下”而来的。与《贺元宵》杂剧中“东海龙神献巨鳌”(第三折【调笑令】)可以互证。

剧中因为敷衍王郭爱情,用有许多原本属于三月三的典故,“又不曾泛桃花流下天台,则因这武陵仙子春心荡,却被那尘世刘郎引出来”(【滚绣球】)。第三折【尧民歌】、第四折【七兄弟】曲也有同样的意思:“呀,都只为武陵仙子泛桃花”,“奈胭脂不上书生面,都将来撒在洛河边,恰便似天台流出桃花片”。所用的是刘阮入天台的典

故。曲词屡屡提到桃花,桃花意象是属于三月三上巳节的,而洛河,更可谓三月三男女爱恋的圣地。作为全剧尾声的【收江南】曲,有“谁承望包龙图倒与我递丝鞭,赢得个洛阳儿女笑喧阗”句,再度强调“洛阳”,强调的并非是地域,而是上巳的爱情典故。笔者曾经提出:中国原有的上巳“情人节”,自宋以后渐渐不彰,它的男女交往爱恋的功能,分别为两个邻近的节日——元宵和清明承担,这个观点,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支持。

递丝鞭,是一项古代婚俗,相传古时招亲,如果女方同意婚事,就会向男方递送一条用丝绸包裹的软鞭,表示可以缔结姻缘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剧本《张协状元》、流传最广的《西厢记》里,都唱到过这一婚俗。

融合了上巳节俗的元宵节,男女若有私情,也每每是“一夜情”,一般过后不再思量。所以女词人朱淑真会有“去年元夜时”、“今年元夜时”的对比吟唱。承担了上巳爱情风习的清明节,也是如此,故唐代崔护会时隔一年才又去都城南庄,慨叹“人面不知何处去”的。^{[12] (P76)}《留鞋记》第二折【煞尾】唱月英推郭华不醒,只得留下表记:“遗下香罗和绣鞋,再约佳期又一年。”曲情是伤感的,如同歌唱“泪湿春衫袖”一样:一年,何其漫长!

此剧的同题材剧作不少。有的作《郭华胭脂记》有的作《留鞋记》题目不是涉及男主角,就是涉及女主角。近代后,许多地方戏剧种都有《郭华买胭脂》,作为宋元南戏遗响的梨园戏存目最多:“上京赴考”、“月英祝寿”、“买胭脂”、“相国寺”、“月英闷”、“包公判”,共有六出。^{[11] (P303)}可见这一元宵剧传唱不已。

此剧还有几点值得注意:女主人公名字里着一“月”字,显然是位与月亮有缘的女子;伽蓝菩萨保护这一夜因爱情相约的年轻恋人;包公在剧中亦不光是正义的化身,为民伸冤,且有民间媒妁“月下老人”一般的功能,为有情人绑红头绳、“递丝鞭”。

元宵爱情剧还有一部十分出名,多名《乐昌分镜》。剧本虽失,本事尚在,宋元南北剧都有。元代《醉翁谈录》提供了这则感人的情爱剧本事:

徐德言之妻,为后主陈叔宝之妹乐昌公主,才貌双全。时政局纷乱,徐德言知道不能相保,就跟

妻子说:“以君之才容,国若破,必入权贵之家。”分开后如果情缘未断,寻机重新相见,必须要借助一“信物”才行,乃破一镜,两人各执一半,徐与公主相约:如果大难不死,那么就把这半面镜子,“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若在,即以是日访之。”陈国亡后的那个元宵节,徐德言历尽千辛万苦到得都城,在赏灯的人山人海遍访,果然有一苍头拿着半面镜子,嘴里喊着高价,人们都在笑话他。徐把苍头叫到自己住处,仔细问明白了妻子的下落,写了一首诗请他带给公主:“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表达了自己月圆人不圆的悲凉心境。^{[11] (P328)}

最后,徐德言夫妇,正是通过这半面镜子,更通过元宵节这一个团圆之节,“破镜重圆”的。这里,镜的意象和月的意象,都成了表达男女主人公绵长爱情的感情符号。

巴赫金说:“节庆都是同自然、社会和人的危机和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总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13] (P139)}明白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何以元宵爱情剧里会屡屡

出现“死而复生”、“破镜重圆”之类的情节,以及这些情节深层次的文化寓言了。

参考文献:

- [1] 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 [2]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3] 孤本元明杂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 [4] 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 [5] 于石.中国传统节日诗词三百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 [6]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 [7] 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8] 傅惜华.水游戏曲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9] 中国曲学大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0] 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11] 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M].山东: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 [12] 翁敏华.梁祝哀恋与民间文艺创造[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 [13] 巴赫金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The Depiction of Lantern Festival and Drama Stage

WENG Minhu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Lantern Festiva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China throughout all ages. Based on relevant records of classical works and folk custom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features of Lantern Festival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Dramas or plays that have a Lantern Festival background can be broadly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Lantern Festival Farces” and “Lantern Festival Love Dramas”. Lantern Festival “farces” are almost all concerned with Water Margin, a drama which represents a story about the Water Margin heroes who make good use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to cover up their “making” a revolution. Lantern Festival Love Dramas present such plots as portray lovers’ dates on Lantern Festival, or show loss and regain of one’s love or lover, or describe reunions of lovers on Lantern Festival and reunions of husbands and wives after an enforced separation or rupture, thus vividly embodying affective themes and showing gorgeous copings of “Valentine’s Day”. Now the Lantern Festival, as one of China’s first group of state-level im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s,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its origin and to study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its artistic expressive forms are what we should do first before we are able to protect and promote it.

Key words: Lantern Festival; historical evolution; folk-custom; Lantern Festival “Farces”; Lantern Festival love dramas

(责任编辑:吴澄)